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

# 侠隐传技

白羽◎著

民國武俠小說典藏  
白庫民國武俠小說典藏  
白庫民國武俠小說典藏  
白庫民國武俠小說典藏



# 侠隐传技

白羽◎著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侠隐传技 / 白羽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 1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380 - 6

I. ①侠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56741 号

---

整 理: 周清霖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7 字数: 197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2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## 第一章

### 铁肩汉遇驼背翁

这一天正当隆冬，小阳天气，芜湖十字街旁有一所空场，聚了许多人。南方天气热，可是这时也得穿棉；偏在这时候，人群当中立着一个赤膊大汉。这大汉上半身赤裸着，挺胸凸肚，正在空场当中练武。面前摆着刀刀枪枪，石锁石墩，却只得这一个汉子练，没人跟他打对手。打圈聚着许许多多闲汉，歪着脖项叫好几儿喝彩。

这练武的汉子，指着鼻子报告叫王铁肩，砍了一回单刀，耍了一回长枪，跟着举石墩。只见这汉冲着石墩相一相，把脸一扬叫道：“这家伙，俺的娘，这怕不有好几百斤，我可舞弄不动。”一面说着，一弯身蹲裆骑马式，把那石头拿了起来，前后左右舞动了一回，四周观众不由咋舌，立时暴雷也似的喝了一个圆圈大彩。王铁肩舞罢，面不更色，慢慢把石头放在就地，面浮骄傲道：“我王铁肩，并非自夸海口，这石头除我之外，我敢断定普天下没有第二人能拿动它了。”正说着，忽地听观众群中，有人嗤笑了声。王铁肩顺着声音打量过去，看那笑的人，是个满面病容，骨瘦如柴的老头。在这严寒的冬日，看他穿着一身很薄的棉衣，冻得他缩肩拱背。看他那模样，不似本地人，好像外路人漂

泊在此处，眼看就要沦为乞丐。王铁肩欺他年老，看他病容满面，哪把他放在心上。当时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这石头难道你能拿起来吗？”面上似笑非笑，用一种很轻蔑的眼光，直巴巴望着老头，一声不响，静待那老头的答复。

此时四围观众们齐把眼神集中那老头身上，你言我语，一口同音，都说这老头何苦来，这可是自寻没趣。再看那老头，佝偻着身子，有声无力地向王铁肩答道：“我这大年纪，如何拿动这大分量的石头？适才我笑你年轻的，言语之间，太自狂了。”王铁肩听了，立时头筋暴起，满面怒容道：“你真寻出第二个人能拿动这石头，我王铁肩不但爬在地下给他磕头，而且我立时滚开这芜湖地方，永不干这个。你如果寻不出来，就请你闭住嘴，少在这地方多言多语。”那老头仰头笑道：“何必去寻呢？拿动石头的这人，就在你面前。”话罢，目光向王铁肩一瞬，只见光芒闪烁。王铁肩见了，不由得心怯。只以看他年岁老迈，病容满面，谅他决拿不动这石头，当时叫道：“我看你这老儿有些寻我开心。据你这样说来，拿动石头的人，一定是你了，来，来，来。”一个箭步，到了老头跟前。一手扯住老头的腕子，把他由人群中踉踉跄跄扯到场子里。

四围观众都替那老头捏了一把汗，暗忖那老头今天算是被王铁肩奚落上了。看那老头来到场中，王铁肩的那一双手，仍紧紧地握着那老头的腕子，不肯放松。那老头把腕子向旁一摆道：“我决不跑，你松了手吧。”王铁肩觉得半身麻木，那老头的腕子好像有吸弹之力，不由他不把手松开。王铁肩呆若木鸡地望着那老头，那老头且不去拿那石头，先含笑道：“你这石头我一双手出一个指头，就可以把它提了起来。但是我要把这对石头提起来，你也不必跪地给我磕头，你也不必滚开这地方，望你以后不

要再口出狂言就好了。你要晓得天外还有天，人外还有人呢。”他这一片话，王铁肩及四围观众哪里肯信，就见他弯下腰去，两手的食指伸入两个石锁中间空隙，微微往起提了提。看那对石锁已渐渐离开地面了。王铁肩看了瞠目咋舌。正在这时，听那老头声如洪钟喝了一声起，高高把那对石锁提了起来。王铁肩看到这里，十分心怯，四围观众早突口喝起彩来。

王铁肩倒也知趣，不等那老头把石锁放下，早矮了半截，跪在老头的面前，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那老头看了，放下石锁，忙向旁一闪身道：“你快站起来，不要折煞我了。”王铁肩怎肯站起，连忙说道：“小子年轻无知，今天多承你老人家教训，你老就是老师，小子今后绝不敢妄自狂言了。”说罢恭恭敬敬给老头叩了三个头，方才站了起来。又向老头问道：“你老人家尊姓，贵处可否告诉小子？”那老头笑道：“我终年各处飘零，并没有一定栖止之处。至于我的姓名，你也不必问，你看我这曲背病容，以后你见了我，姑且就称呼我一声驼叟，我要去了。”掉头就要走去，王铁肩哪里肯放，忙拦道：“你老人家能不能赏小人个光，请到小人寓中少坐片刻，小人就要把场子收了。”驼叟把头摇了摇，挤出人群，径自去了。

王铁肩用手拨开四围观众，看驼叟已走出一两箭远，转进一条巷中去了。及至王铁肩跑到巷口，再看老人已走得没有踪迹。王铁肩心想跟了下去，一想场中物件无人照料，只得怏怏走回场中。见四围观众已散去大半，只余稀落落几个人了。王铁肩向观众点点头道：“各位明天见吧。”说着穿了衣服，把东西寄存在附近一家商店里，并不回他那下处，照直向适才那驼叟走的那巷中找去。转过巷口，见路北有家来往客店，就听一阵小孩嬉笑之声。王铁肩一看，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那驼

叟正同几个小孩在店门内捉迷藏，高兴玩耍哩。不由大喜过望，大踏步走进店中，奔到那驼叟面前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原来在这里了。”那驼叟装作不曾听见，仍旧和那群小孩嬉戏。那群小孩一看王铁肩，都停住手脚。那个蒙着眼的孩子，也把蒙眼的扎腿带子扯下来，呆呆望着王铁肩发怔。王铁肩看那驼叟不语，不由他双膝点地，跪倒尘埃道：“我特意收了场子，寻你老人家来了。”驼叟这才转首看了看，正色道：“你不去圈你的场子，来寻我怎的？”一挥手又道：“你去圈你的场子干你的正经营生去吧。”王铁肩苦苦哀求道：“你老人家真的就拒小人于千里之外吗？小人访师十年，今天不能错过机会。”驼叟不语，转身走进店内一间房中。

王铁肩从地下爬起，一直跟进来，那群小孩一哄地散去。王铁肩来在房中，又要跪下，驼叟忙把他一拦，哈哈笑道：“别看你这汉子，倒是个可教之材，你倒虚心肯认输啊！”王铁肩道：“你老人家收我这个徒弟吧，如不应允，我跪在这里是不起来的。”驼叟笑容一敛，变了话口道：“我有什么本领，你跑来要拜我门下？快去干你的生活去吧，不要耽误你的前程。”说着，走近床前，面向里躺下，一双胳膊弯屈着，用手托着头颅，曲肱而卧。这一觉睡了足有大半天才醒来，一翻身坐起，冬日天短，黑影已将倒了下来，房中已然黑了。

驼叟把眼揉了揉，伸了一个懒腰，一看王铁肩还跪在那里，不由笑道：“起来吧，你倒有耐性，我暂且记名收下你这个徒弟，不过得往后看，你要跟着我受苦才行。”王铁肩喜出望外，又磕了三个头，方才起来，两膝已觉跪得有些酸疼了。驼叟道：“你也有些饿了吧，同我在这里一起吃吧。”王铁肩口说徒弟并不觉饿，嘴里虽这么说，其实早饥肠雷鸣了。他本想请师父到外面寻

一家酒店，听驼叟叫自己同他在店内一起吃，怎敢驳回。喊过店小二，要了饭菜，一时端上。师徒两个饱餐一顿，小二把餐具捡去。驼叟望着王铁肩道：“我明天就要离开此地了，想要西游。”王铁肩不待说罢，插口道：“徒弟也愿随你老人家西游。”驼叟摇头道：“你能去吗？”王铁肩答道：“徒弟孤身一人，又没有家室之累，今后你老人家走到哪里，徒弟随在哪里。”驼叟道：“如此你既愿随我同去甚好。你去收拾吧。”

当晚王铁肩辞了驼叟，出了店外，先把小铺里寄放的东西，找了两个汉子，同他拿回下处。他那下处里，除去行囊和几件衣服之外，别无他物。王铁肩收拾了行囊，把门从外上了链，又托附了两旁邻户代为照看，又赶回店内。到了次日天明五鼓，便同师父驼叟两个起程西进去了。

师徒两个离了芜湖，往西北进游川汉。驼叟除去一身之外，别无长物，所以走起来，方便非常。王铁肩背行囊，随在师父身后，晓行夜宿，登山过岭，行了非只一日，师徒两个在路上一搭一和地攀谈，每逢王铁肩问起他师父的姓氏住处，驼叟总是摇头说：“你不必问，将来我自然告诉你。”王铁肩连问了几次，驼叟总拿这两句话答复，再问急了，就说：“你若是不放心我，你我师徒就算无缘，你去你的吧。”王铁肩情知驼叟不肯明说，也不敢再问了。这天走至川汉交界之处，但见人烟绝迹，山势奇险，中间一条羊肠山路，只容一人，路上荆棘密布，一步比一步难走。驼叟并不觉得吃力，健步如飞，走了上去。王铁肩虽有些蛮力，到了此时，也走得两腿酸疼，脚下起了两块白泡。唯恐被师父落下，他咬牙忍疼紧紧跟在后面，累得他满头大汗，喘息不住。一气走了足有二三十里到了山顶，遥见对面一座山，同这座山悬崖相对，中间只有二三丈宽，一根独木相通，走在这独木



上，向两旁一看，峭壁千仞。地上的树木村庄，望去只一二尺高矮。王铁肩两腿不由得有些颤动，心下也不知不觉有些胆怯了。

驼叟回首望了望他笑道：“你胆怯了吧，走过这里，下了前面那座大山，就有村镇了。这条险路好在没有几步，咱们赶快到村镇休息吧。这山上野兽恶鸟甚多，不要耽误着了，天色一黑，就不容易行走了。”王铁肩一听，提了一口气，仍不免有些提心吊胆的。走了二十余步，算是踱过这独木桥的险路，见这座山比已过去的那座山尤较秀丽雄壮，满山的松柏树木参天。

师徒两人又走了一程，驼叟忽然停住脚步，发出惊异声音道：“你留点神，快看那树上落着的，大概是一双巨鸟吧。”王铁肩听了，定睛一看，见林内树中间的一枝杈上，果然落着一只黄色巨鸟，一身庞大的羽毛，尖嘴利爪，正攫一只白兔在那儿吞噬。那巨鸟引头下望，已瞧见他们师徒两个，并不飞躲，丢下嘴里的残兔，展了展双翅，直把树木都摆动，枝叶纷纷下落，王铁肩一时淘气，捡块石块照巨鸟打去，驼叟喝道：“使不得！”登时见那巨鸟一展双翅，唰的一声，直扑王铁肩而来，王铁肩哪里见过猛禽扑人，吓得他啊呀大叫一声，那巨鸟早已扑至近前。驼叟注目一看，却是一头巨大的金眼雕。未容它扑到王铁肩跟前，驼叟口发怪啸，从衣底取出十数个小球，一扬手，照巨鸟打去。金眼雕头一偏躲过，转变身躯又照驼叟扑了下来，驼叟身手矫捷非常，闪展腾挪，弹指抛球，一上一下，和这头金眼雕恶斗起来，那雕忽上忽下飞舞，转得王铁肩眼花缭乱，舌咋心惊。那金眼雕连扑几下，反挨了七八弹，立时发出神威来，一声长鸣，下狠力一头直奔驼叟头上啄来。驼叟一闪身，伸掌抓去。金眼雕来势甚猛，未曾提防，这一掌正拍在它的头顶上，长鸣了一声巨响，回旋双翅直飞到云霄，好像是受了重创。王铁肩呆站那里，望着天

空出神，直待那头金眼雕飞得没有了踪影，他还仰着首呆望着。

忽地就听树木那旁轰的一声巨响，随着一股烟硝气扑鼻，驼叟和王铁肩师徒两个一惊，抬首望去，见从树木丛中一阵人声喧闹，先跑过几头猎犬，随后转出五六个猎户，手拿着鸟枪弓箭，方才那声巨响是他们所发。看那个为首的壮年汉子，见了驼叟，惊喊一声，忙跑过来道：“我猜你老人家这几天要从此经过的。前五日七姑方从此地过去，大概今天已到庄上了。”

王铁肩一旁听着，暗忖这猎户口中说的这七姑究是何等人，这猎户又是谁呢？心下不由暗暗纳闷，又听那猎户让他们家中歇息，驼叟道：“你们猎你们野兽吧，看看日已西斜，我们还要赶一程路。”猎户不肯放行，到底立谈良久，说了许多外人听不懂的话，于是长揖告别了，向前赶路。及至师徒两个赶到山下，夕阳已经衔山。又转过一个山嘴，眼前现出一个村镇，寻店房宿下，吃了些食物，王铁肩疲乏已极，一头倒下呼呼睡去。一睁眼醒来，邻鸡报晓，窗纸已然成鱼白颜色。看师父盘膝坐在那面床上，闭目养神。

王铁肩不敢惊动，驼叟已睁开二目，望着王铁肩道：“今天咱们早些动身，今晚总可赶到地方了。”说着，喊进店小二，又要了几样食物，师徒两个洗沐毕，吃罢食物，一付店钱，小二忙道：“店账有人付了。”两人听了，不由得一怔。驼叟忙问什么人代会了。店小二忙道：“纪家屯猎户纪九。”这猎户天还没亮就来了一趟，拿了些狐兔鹿獐之类，送到店中。因师徒未醒，会了店钱，又走去了。

正在问答间，一个汉子推门走进，王铁肩迎头一看，正是昨日山中遇见的那个猎户。店小二忙道：“这不是纪九爷来了。”纪九见了驼叟，笑嘻嘻道：“小人也没有什么孝敬你老人家的，这

些猎来的土物，请你老人家收下，千万要赏小人这个脸。”驼叟见他情意恳挚，不便推却，命王铁肩把那些狐兔鹿獐之类接了过来，纪九又道：“你老人家到了黄堡，见了那几位姑娘，千万替小人代为问候。”驼叟道：“纪九，堡上你近日没去吗？”纪九道：“小人一晌没曾去了。”一问一答，王铁肩听不很懂，也不知他们商量什么。纪九直待驼叟起程去后，他方才走去。

驼叟师徒两个人离了这座村镇，王铁肩背了行囊，手提着纪九的礼物，一步一步行着，见山势较昨日所行的还险峻几分。攀缘而上，来到山中腰，仰视山高万丈，俯首下望，晨光熹微，云烟满眼，倒也另有一番景致。向上走了十余里，瞥见山间一棵树上，挑直一面酒帘子，风儿吹得摆动个不住。转眼走至近前，看是两间茅草房子，外面放着几条板凳，一旁摆了一张桌，上面放了一个酒罐，以外有一大盘腌鸡子，房子里坐着有几个肩挑负贩的汉子，挑担放在门儿外面，在那里吃酒，一阵阵酒香扑鼻。

王铁肩本来嗜酒如命，自从随师上路，从未吃一回酒。今天一嗅酒香，早已喉咙发起痒来，馋涎欲滴，若不是在师父跟前，早已去吃个尽兴了。驼叟怎的看不出他这神色来，早料个八九，向他笑道：“你嗅了酒香了吧，我不拦你，不过在这里我是不准你吃的，因为前面道路仍很艰险，你吃得烂泥似的，怎能行走。好在再有七八十里，就到地方。今天咱们总可到了，咱们先在此处打个茶间吧。”师徒两个走进了这茅草房，看见一个徐娘半老的胖妇人，头上扎了一方青帕子，束着一块斜方式油襟在那里张罗过客。

胖妇人看他们师徒两个走进，陪着笑脸迎来。师徒寻了个座位坐下，吩咐女掌柜泡上茶来。女掌柜忙把茶泡好，拿了两个杯子。正在这时，对面桌上坐着一人，猛地把桌子一拍，劈雷般喊

叫起来。这胖妇人正张罗驼叟师徒两个客人，闻声回头，猛然就见面坐的一个汉子骂道：“臭婆子好大架子，老子们坐了这半天，怎的酒还不给老子们端上，老子们吃完还有公干呢。”驼叟抬首向喊叫的这汉子看去，恰巧这汉子也向驼叟打量过来，眼神砸个正着。驼叟看这汉子凶眉恶目，一身青布短衣服，颌下长满了短髭，四十开外的年岁，一根发辫盘在头上，身畔有一顶帽，一双小包。这汉子身旁还坐着一个三十多岁汉子，也十分强悍，也是一身青衣服，面前也放着一帽一包。

那胖妇人听了这汉子不干不净地喊叫，面色一正道：“你们吃冷酒早端上了，你们既要吃热酒，就得耐心稍候一会儿。”忍着一肚怒气，过去把烫的酒给他两个端上，以外又端了两盘腌鸡子，这两个吃起酒来，胖妇人嘟嘟唧唧走过一旁。这两个汉子举杯畅饮，好似不曾听见。王铁肩看了酒，馋虫像是爬到喉咙上面，咕的一声咽了一口吐涎。

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一面吃酒，一面向同行伙伴道：“你打听清楚他今天是打从何处经过吗？”这个汉子向他一使眼色，微微把首点了点，放低了声音道：“他们不从此处经过，又从哪里经过呢？”以下声音越发细微下来，只见交头接耳，不知说些什么，还不住地缩头探脑，向外张望。驼叟料他两个绝不是好路道，两眼不时偷偷向他两人扫去。没有一刻，听门外一阵喧叫，从山脚走上来一乘两人抬的小山轿，坐着一位年老的妇人，像是官府的内眷，轿后跟了两头小驴，一头驴上乘着一位十六七岁的公子哥儿。后面那头驴，是一个年老仆役模样的人骑着。此外还有四五个挑夫，担着箱笼什物，吃酒那两个汉子见了，低声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

就是那些舆夫和挑夫到了这儿门外，想要歇息歇息，打个茶

间。那年老仆慌忙跳下了驴，拦道：“下了这山再歇息吧。”舆夫和那些挑夫心中老大的不自在。那老仆又道：“到了地方，多给加些酒钱就是。”那些脚夫听了，方才抖起精神，向前走去。屋中两个吃酒汉子立刻彼此一使眼色，喊过那胖妇人，会了酒资，戴上帽子，提着包袱，跟在前行的山轿后面，走下去了。

驼叟看他两个去后，哼了一声，突然立起身，便也把茶资付了，走出店外，向王铁肩道：“这才过去的那些人好似官绅人家，必是良民，被这两个吃酒汉子盯上了，咱们远远随在他们后面，看个究竟。”王铁肩也已觉出不对来，点头道是，师徒加紧脚步，距那两个汉子不过四五箭远近。那两个汉子把眼神贯在前边，后面的驼叟师徒好比黄雀在后，他们毫不觉得。

崎岖山路，走了四五里路。又到这山的顶巅，转过山巅，越发荒僻，山路两旁，遍布荆棘。那两汉子彼此一打手势，解了手中的布包，看去原来是两柄明亮亮尖刀。离前边那轿不过十余丈远近，两个汉子一声嘶喝，跳了过去。吓得那个轿后驴上的公子哥儿，先滚下来。那个老仆也转了颜色哆里哆嗦跳下驴来，壮着胆子，要把公子哥儿扶起。两个舆夫也扔下轿去，呆立一旁，险一些儿把轿子里那年老妇人跌了出来。轿内的老妇人，早连惊带吓瘫软在那里。那两个汉子到近前，那舆夫挑夫们因不关己，远远躲开张望。那位少爷同老仆不觉作一堆跪爬在地，叩头如捣蒜地道：“两位要什么物件，自管拿去。”两个汉子哈哈大笑道：“我们岂只要你们的物件，我们还要你们的命呢。”那少爷一听，上下牙齿打战，那老仆也哑声告饶。两个汉子圆睁两目，喝道：“饶你们别想，你们认识爷爷是谁吗？”把戴在头上的帽子往后一推，露出面目来。

老仆抬首向那两个汉子面上望去，突然叫道：“你，你们不

是李福、王顺吗？”那两个汉子怒道：“那爷爷的姓名，也是你这狗奴才叫的吗？”老仆低声下气地说：“你们真就不看在老爷当初对待你们的恩德吗？”两个汉子冷笑两声道：“那狗官对我们有什么恩惠，不必多说，真个的你们还叫爷爷们费手脚吗？”老仆立时落下泪来，哀求道：“我这入土半截的人倒不怕的，可怜老爷清廉一世，只留少爷这一条根，你们真就这般忍心，绝了老爷的子嗣吗？”两个汉子大怒道：“老狗种，闭住你那嘴！”一掣手中尖刀，先扑那老仆刺去。

驼叟同王铁肩潜跟在后，隐身崖后草间，早已看了个清清楚楚。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，驼叟再也忍耐不住，遥看那两个汉子掣着明晃的尖刀，望着那老仆咽喉刺去，驼叟嗖的探囊取出铁球，王铁肩也要抛他手中的刀，却不料正这当口上，猛然听见从路旁树林内，唰唰唰，前后飞出数道白光，不偏不斜，正打在两个汉子持尖刀的手上。当啷，尖刀落地，两个汉子怪叫了一声，甩着手，往旁一跳，往后一看，忽见没人处露出几个人影来，自知不好，回身撒腿便跑。王铁肩有心把他两个阻住，这两个倒也乖巧，从斜刺里穿小路跑去。

这时候树林里转出一头小驴，驴上一个妙龄女子，蓝帕包头，蓝色袄，青绸甩裆扎腿，纤足如钩，穿一双大红铁尖弓鞋，腰间悬一口金钩短剑，面貌娟秀，眉目间露出英爽豪侠之气。一转眼，那女子已来到那少年公子主仆的后面，刚问了一声：“喂，你们……”抬眼瞥见了驼叟，慌忙不迭地跳下驴来，跑过来道：“你老人家怎的今天才来，想煞侄女了。”驼叟一看道：“七姑娘，你今天怎的一个人儿跑到此处来了。”王铁肩一旁听了，料这女子，定是猎户口中说的那个七姑了。

就见此时七姑同驼叟答道：“侄女今天看天气甚好，想出来

玩耍玩耍，猎些野兽。不想刚刚到此，撞见这两个凶汉剪径，被侄女赏了他两暗器，给吓跑了。可是的，你老人家怎么目睹其事，反倒袖手旁观了呢？”那少年公子同那老仆此时惊定，忙挨了过来，屈膝就要跪下。七姑蛾眉一皱道：“我这小小年纪，可承担不起，不要折煞我吧。”

驼叟从旁向他们问道：“你们从哪里来的，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那老仆答道：“我们是到城口去的，我家老爷是现任知府，姓舒，因奉召进见，已经先往，故此派小人护送夫人少爷在后面走。”

那女子一听姓舒，哟了一声，面露疑讶。又问：“这两个强盗恐怕是早跟下来吧？”老仆叹道：“不是，这两个东西并不是寻常强盗，他是恩将仇报。那两个凶徒一个叫李福，一个叫王顺，在二年前，他两个都是匪徒，事发了，收押在狱中。我家老爷看他两个身材魁梧，很有两膀膂力，十分爱惜，极力开脱他两个的罪名，收下他做个亲随。起初他两个倒还有良心，对于我家老爷口口声声地颂扬。谁知没有一年，他两个劣性难驯，渐渐在外又胡行起来。被我家老爷查知，打了四十板子，给斥革了。不想他两个把以前的恩惠一笔抹消，起此歹心，在此要暗下毒手。”

七姑倒竖蛾眉，圆睁杏眼，怒道：“这一类忘恩负义的禽兽，留他在世上何用？”一回身把驴拴在一棵树下。转身向驼叟说：“你老人家等候侄女一会儿。”施起陆地飞腾法，顺了那两汉子的去路追了下去。履步稳快，一瞬间已不见踪迹。

那老夫人此时已被少爷救起，喘息稳时，已然不害怕了，夫人见状不由啧啧赞道：“不想一个女孩家有这等本领。”说至此，把公子喊过，说了几句言语。那公子回身过来，向驼叟问道：“这位骑驴的小姐，你老可知她姓什么？家住在哪里？”驼叟说

道：“这位姑娘姓五行七，乃是名门之女，武将之后，你们不要错把她看成女侠客。”老夫人听了，吃惊道：“这不是故人之女吗？她可是现在参将伍廷栋老爷的掌珠么？”公子忙向驼叟转问，果然不错。驼叟点头道：“正是伍老爷的第七女。”那公子又问道：“你老人家可知晓那伍小姐府上离此尚有多远？”驼叟道：“距此不过五十余里，地名叫作黄堡。”语声未罢，那老仆手一指道：“那小姐回来了。”

驼叟等人顺着那老仆手指望去，见七姑手提了两颗血淋淋人头走来，一时到了近前，那夫人同公子看了，吓得把脸掩上。七姑近前道：“这不是那两个汉子的首级吗？”她深恐吓坏了舒夫人和舒公子，一扬手那两颗首级扔出好远，骨辘辘滚到山涧下面去了。

那舒夫人招呼道：“七姑娘五六年不见，居然有这大的本领。你不认识老身了吧？方才若不是相救，我们此时早丧身在两个负义之徒的手下了。”现出万分感谢的神色，朝着七姑福了两福，又自通身世姓名。七姑慌忙还礼不迭，说道：“您是舒老伯母，我真想不到。”舒夫人忙向公子唤道：“汝良，你还不拜谢伍七姐姐救咱们的恩德！”舒公子就要过来叩谢，七姑慌忙相拦道：“万万不可。”舒公子恭而且敬地给七姑作了三个大揖，七姑忙回了两福，向着舒汝良打量过去，见他容貌清秀，一脸书生气色。七姑面色一红，羞答答低下头去。

正这时就听那旁的舆夫挑夫们七嘴八舌喧嚷起来，舒夫人忙问何故，那舆夫挑夫们跑来齐道：“天色已过正午了，请公子快上路吧，前面道路也很难行的。”七姑便接过来道：“伯母请到舍下去吧。舍下距此不过五十上下里的样子，下了这山有个庄子，在那里吃些食物，歇息一时，今天总可赶到舍下的。”舒夫人深



感故人之女救命之恩，便道：“如此又叨扰侄女了。”七姑笑着谦逊了几句，转首向驼叟道：“你老人家乘侄女这驴，前头走吧。”驼叟头一摇道：“我是不惯乘驴的，我乘在驴上，反没有步行舒适。”七姑不敢再让，过去把那驴的缰绳解了。一挥手，那驴好像懂得人意，翻起四蹄跑下去了。

舒夫人哟的一声道：“七姑娘把驴逐去，难道七姑娘步行吗？小小的脚，走这山路，真也不怕累。本来你这有本领的人，我想走起路也算不了什么的。真个的，你这驴头前跑去，不怕途中被人牵去吗？”七姑嗤笑道：“侄女这头驴方近百余里的人户，全认得的，决无人敢牵侄女的这头驴。你请上轿吧，不要耽误了。”舒夫人回身上上了小轿，舆夫把轿抬起，舒公子同那老仆看驼叟、七姑同王铁肩都是步行，便也扯着那两头小驴，缓缓随在轿后。走了没好远，转过山巅，折向山下，居高望下，坡势既陡且仄。抬轿的那两名舆夫，都惯行山路，抬得既稳又且快。舒汝良公子看如此险恶道路，不住扶在轿旁喊：“娘要仔细留些神的。”

又走了十余里，到了山下，又过了一个小岭，方见一个庄村。

寻个客店，休息了一时，舒夫人等吃了点食物，七姑同驼叟师徒另寻房屋坐下。舒夫人意让七姑同在一处，七姑道：“你休息一忽儿吧，侄女不便打扰。”正说间，院内舆夫挑夫们同那老仆因争酒资厮吵起来。七姑忙走出来叱道：“晚间我给你们几串酒资就是，何必在此厮吵！”那舆夫挑夫们对于七姑的本领是领略过了，看七姑一出来，一颗头向腔子里一缩，都不敢言语了。

一行人歇了片刻，舒夫人命叫过小二算账。小二道：“七姑代会过了。”夫人向七姑谦谢一阵，离了店房，迤迳向前行去。

路虽崎岖，却也平坦许多，约走有一二十里，七姑猛地站